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奉天靖難記 第三卷

三十四年辛巳 正月辛酉朔，大軍回至威縣，遇真定賊帥以馬步二萬來邀。上以精騎數千沿途按伏，率十餘騎逼其陣誘之，謂曰：「我常獲爾眾即釋之，我數騎暫容過，無相阨也。」賊曰：「放爾是縱讎。」眾即來追。上且鬥且卻，引入伏內，圍而盡殲之。乙丑，至深州，復遇真定賊帥以馬步三萬來邀。以騎兵千餘遙阨其歸路，上率精騎百餘先薄賊陣，賊勢動，大軍乘之，遂奔潰。皆望真定走，我騎兵要之，生擒監軍內侍長壽，並指揮、千百戶數十人，斬首萬餘級，獲馬三千餘匹，眾悉盡降，遣之。

戊辰，大軍駐蠡縣，百姓苦賊虜掠，逃散出境。遣人招之復業，百姓聞上至皆悅，趨就耕桑。

丙子，師回北平。丁丑，諸將以東昌無功，免冠頓首請罪。上曰：「爾等皆冠，其失在予，非爾等所致。予以爾等皆心膂之士，驍勇善戰，愛惜才難，每有小過，略而不問，馴至違律，廢棄前功。譬父母養子驕愛之過，縱其所為，久則不聽父母之命，此豈子之罪哉？然勝負兵家常事，今勝負相當，未為大失。爾等但勉圖後功，若復踵前轍，雖欲私有，公法難原，天地神明亦所不容矣。」諸將咸惶恐流涕。王午，陞燕山左護衛指揮使王真、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燾、指揮同知劉江、燕山右護衛指揮使白義為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。

二月庚寅朔。戊戌，命僧修佛會，薦陣亡將士，上親為文祭之。祭畢，泣而言曰：「姦惡集兵，橫加戕害，圖危宗社。予不得已，起兵救禍，爾等皆擁忠秉義，誓同死生，以報我皇考之恩。今爾等奮力戰鬥，為我而死，吾恨不與偕，然豈愛此生？所以猶存視息者。以姦惡未除，大讐未報故也。不忍使宗社陵夷，令爾等憤悒於地下，興言痛悼，迫切予心。」乃脫所御袍於前焚之，（「乃」原作「及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諸將亟止之，上曰：「將士於予情義深厚，予豈能忘？吾焚此，亦示同死生，死者有知，鑒予此意。」焚訖，號痛不已，將士皆悲哭不止，觀者無不感動。諸陣亡家父兄弟見者皆收淚曰：「人生百年，終必有死，而得主人哭祭如此，夫復何憾？我等當努力，上報國家，下為死者雪冤。」遂相率請從徵自效。

王寅，上諭諸將曰：「賊勢鴟張，漸來見逼，今因其未出，先進師禦之，不可坐受其制。」乙巳，上率師南出禦賊，諭將士曰：「爾等懷忠奮勇，協力同心，臨陣斬敵，百戰百勝。比者東昌，纔戰即退，棄前累勝之功，可為深惜。夫懼死者必死，捐生者必生，若白溝河之戰，南軍怯懦，見戰即走，故得而殺之，所謂懼死者必死也。爾等刀鋸在前而不懼，鼎鑊在後而不懼，臨陣舍死，奮不顧身，故能出百死全一生，所謂捐生者必生也。舉此近事為喻，不必遠鑑於古，此實爾等所知也。有懼死退後者，是自求死。爾等毋恃累勝之功，漫不加警。有違紀律者，必殺無赦。恪遵予言，始終無怠，則事可以建功，可以成矣，其懋之哉！」

己酉，駐兵保定，上會諸將議所向，咸曰：「定州軍民未集，城池未固，攻之可拔。」上曰：「野戰則易以成功，攻城則難於收效，況盛庸聚眾德州，吳傑、平安頡頑真定，相為犄角，攻城未拔，頓師城下，必合勢來援，堅城在前，強敵在後，勝負未可決也。今真定相拒德州二百餘里，我軍出其中，賊必迎戰，西來則先擊其西，東來則先擊其東。敗賊一軍，餘自破膽。」諸將曰：「二百里不為遠，我軍分兩賊間，彼合勢齊進，我腹背受敵。」上曰：「百里之外，勢不相及，兩陣相對，勝負在於呼吸之間，雖百步之內，不能相救，矧二百里邪？爾等無憚，試觀吾破之。」明日，移軍於紫圍八方，上所御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？雪狀，凝為龍紋，鱗鬣皆具，美如刺繡。諸將見者駭異，咸稽首曰：「龍為君象，天命攸歸，故有此嘉兆，必獲大捷。」上曰：「我與若等禦難求生，誠非得已。且帝王之興隆，曆數有在，豈可必得？但冀幼衝悔禍，姦惡伏誅，宗社再安，吾得仍守藩封，爾等亦各安其所。今兇孽方盛，社稷幾危，吾日夜深憂，乃不思自奮，而以此為異，是亡警懼之心而動安逸之萌也，吾恐蹈淪胥之患矣。」

三月庚申朔，進軍緣滹沱河列營，當賊往來之衝。遣遊騎哨定州、真定，多為疑兵以誤之。辛未，聞盛庸軍至單家橋，上率師由陳家渡過河逆之，不見庸軍，恐其潛與真定軍合，往還渡河者數四，遇一虎，咆哮河側，遂殺之。上曰：「虎猛獸，格死之者，有勝賊之兆。」己卯，偵知盛庸軍於夾河，進以迫之。庚辰，去賊營四十里駐兵。上語諸將曰：「賊每列陣，精銳在前，罷弱在後，明日與戰，以勁師當其前，摧其精銳，餘自震懼。中事常去賊五六里，列陣嚴整待之，我以精騎先薄其陣，繞其背而擊之，如掩扉之勢，推之使前，賊急行五六里，氣喘力乏，中軍俟其奔過，隨而擊之，我躡其後，乘勢逐北，賊眾必敗。慎勿逆擊之，賊必致死以期生也。」上飭諭諸將再三，猶恐其未解，復抽筋畫地，指授諸將。復恐審識未精，令中使列為隊，逐一教之，申令約束，至為詳備。辛巳，令諸將列陣前進，午至夾河，盛庸亦列陣以待。上先以三騎覘賊陣，見其火車、火器，強弩、戰楯悉列陣前，遂掠賊軍而過。賊見三騎，即出千餘騎來追，上勒馬控矢以待，追騎將近，引弓射殪一人，賊懼而止，已而復來，又殪一人，如是再三，連殪其數人，賊不敢逼，乃以騎兵一萬連步卒五千薄賊陣。將交鋒，（「將交鋒」原作「鋒將交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步卒下馬，攻其左掖，賊擁盾層疊自蔽，我軍攻之不能入。上預作木矛？贊，長六七尺許，橫貫鐵釘於其端，釘末逆鉤，令勇士直前擲之，連貫其盾，亟不得出，動則相牽聯，不可以蔽，遂乘其空隙以攻之。賊被箭，遂棄盾走，倉卒發火器，俱不能著人，反燒其陣，賊眾亂。騎兵乘之而入，直搗其腹心，賊皆前奔。中軍將譚淵見塵起，遽出兵逆賊，敗師勢不可遏，淵鏖戰而死。朱能、張武等率大軍並進，上以勁騎掩殺賊背，衝貫陣中，與能等軍合，斬刈甚眾，殺其都指揮莊得、驍將楚智、皂旗張等。時昏黑，各斂軍還營。上以數十騎逼賊營而宿，天明視之，四面皆賊，左右曰：「亟出，勿為所圍。」上曰：「且休，無恐，吾正欲示輕賊，以沮其氣。」日高餘丈。上引馬鳴角，穿賊營從容而出，賊眾顧視驚愕，略不敢近。

王午，上諭諸將曰：「昨日譚淵見賊走，逆擊太早，不能成功，兵法所謂窮寇無過，我先戒淵，令其整兵以待，俟賊奔過，順其勢而擊之，為是故也。然賊雖少挫，其鋒尚銳，必致死來鬥。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，識進退，須以計破之。今日賊來，爾等與戰，我以精騎往來陣間，賊有可乘之處，即突入擊之，兩陣相當，將勇者勝，此光武所以破王尋也。」遂整兵俟賊。至時我軍於東北，賊軍於西南，進與交戰，自辰達未，上臨陣督戰，將士人人踴躍爭進。乃張奇兵往來以衝之，賊軍退而復合者數四，兩軍兵刃相接，彼此戰疲，各坐而息。已而復起戰，相持不退，飛矢交下。忽東北風大起，塵埃漲天，沙礫擊面，賊軍矓目，咫尺不見。我軍乘風大呼，縱左右翼橫擊之，鉦鼓之聲震地，賊軍大敗，棄兵而走，斬首十餘萬級。追至滹沱河，溺水及踐踏死者不可勝計。餘皆潰散，降者悉放遣之，盡獲其器械輜重，盛庸單騎走德州。上戰罷回營，埃塵滿面，將士不能識，及聞上聲，乃趨前來見。上每臨陣，出入陣間，決機應變，一見軍受敵，即馳赴之，諸將士遙見上旗幟，歡聲震動，莫不奮戈爭先，一以當百，故無不勝也。

初，賊氣驕盈，謂此舉必見摧滅，各將金銀器皿及錦繡衣服，俟破北平城之日，（「北」原作「敗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大為宴會。至是大敗，所將器物盡為我軍所得。癸未，以戰捷遣使回北平，至單家橋，見賊軍萬餘營於南岸，至晚來報。甲申，上率兵往擊其營，（「擊」原作「回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斬首數千級，溺死者甚眾。是日大軍移住樓子營。先是，吳傑等引軍來與盛庸合，未至八十里，聞盛庸敗，乃退回真定。上語諸將曰：「吳傑等若嬰城固守，則為上策，若軍出即歸，避我不戰，則為中策，若來求戰，則為下策也。今其必出下策，破之必矣。」諸將曰：「彼聞盛庸已敗，必不敢出。」上曰：「不然，吳傑、平安擁眾十萬，不得與盛庸合者，以我軍居中隔離其勢，今逗遛不出，有曠期失律，老師費財之責，然彼雖外示與盛庸合，其實忌盛庸先成功耳。盛庸戰敗，彼之所幸，蓋欲獨專其美，以圖僥倖之功，此其有必出者。我且散軍，托言取糧，（「托」原作「記」，據明朱當明國朝典故本改。）示以空虛。賊聞我軍散，必乘虛而來，我軍既出即回，嚴師以待之，必落我彀中矣。」是日散軍四出取糧，又發校尉荷擔抱嬰兒，佯作避兵者，散入真定城，報雲大軍各散取糧，營無備。賊聞以為信然，乃出師欲掩我不備。

閏三月庚寅朔。乙未，命都指揮鄭亨、李遠等將騎兵五千哨真定。丙申，鄭來報：吳傑軍滹沱河北，去我軍七十里。上曰：「賊不量力揣智，妄欲求戰，譬猶乳犬之犯虎，伏雌之搏狸，雖有鬥心，死隨之矣。且盛庸既敗，今彼復來，此天意欲兩敗之也。」遂飭諸軍渡河。時向暮，諸將請明旦渡，都指揮陸榮進言曰：「今日十惡大敗，兵家所忌，不可濟師。」上曰：「吾千里求戰，

憂賊不出，百計以誘之，今其出在外，是賊送死之秋。夫時不再得，幾惟易失，今時幾如此，豈可緩也？借使緩之，賊退真定，城堅糧足，攻之不克，欲戰不應，欲退不能，是坐受其斃。若拘小忌，終誤大謀。」（「終誤大謀」，「終」原作「欲」，據明朱當昝國朝典故本改。）上遂策馬先渡，劉才執轡而言曰：「水深，騎從而渡，步軍輜重有滄沒之患。」上令騎由上流渡，步軍輜重從下渡，騎障遏上流，下流水淺，輜重畢渡。上先率騎兵三千循河西進，行二十里，果遇賊軍，遂退營於藁城。

戊戌，與賊鋒略交，值晚，各收兵還營，上慮賊潛退，躬率數十騎逼賊營而宿，以綴賊軍。己亥，賊列方陣於西南，上見而笑謂諸將曰：「方陣四面受敵，豈能取勝？我以精兵攻其一隅，一隅敗，則其餘自潰。」乃以軍摩其三面，悉精銳攻其東北隅，與賊大戰。上以驍騎數百，循滹沱河繞出賊後，突入賊陣，大呼奮擊，矢下如雨，箭集上旗，有若蝟毛。平安陣間縛樓數丈，升高以望，上麾精騎衝其前，平安墜而下走，幾被獲。忽大風起，飛屋拔樹，賊眾力不能支，我軍四面蹙之，土崩瓦解，斬首六萬餘級，追奔直抵真定城下，殺死無算，俘降者悉釋之，盡獲其軍資器械，生擒都指揮鄧戩、陳鵬等，吳傑、平安僅得入城。朔日，遣人送旗回北平，諭太子曰：「謹藏之，以示後世子孫，使知今日禦禍艱難也。」都督顧成見旗而泣，謂太子曰：「臣自幼從軍，多歷戰陣，今老矣，未嘗見此戰也。」

庚子，師渡滹沱河。己酉，至順德。辛亥，至廣平，各郡縣官民望風來迎，曰：「不圖今日復見殿下。」乃受而遣之。癸丑，至大名，官吏父老率眾來迎。時獲賊諜者，詢以姦惡，言齊泰、黃子澄等皆竄逐。上語左右曰：「若爾，則必有悔禍之心，其兵必解，而吾亦得以少釋其憾。」乃上書曰：竊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，無他術也，建用皇極而已。皇極者，大中至正之道也，以大中至正之道治天下，天下豈有不治者乎？大中至正之道，非人為之，蓋天理之所固有，為人君者持守而行之，則佞臣必遠，賢人不近而自近，九族不睦而自睦，百姓不均而自均，無所往而不當矣。洪範曰「無偏無黨，王道平平」，豈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歟？若為其君者，蔽其聰明，不親政事，近佞臣，遠賢人，離九族，擾百姓，彰過失於天下。為臣者，逞姦邪，圖不軌，以危社稷。孰能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陳於前哉！嘗觀漢唐以來，大有為之君，亦不出於二帝三王之道，故能長久者也。（「故能長久者也」，「故」原作「不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

今昧帝王大中至正之道，且以誅滅親王為心，父皇太祖高皇帝賓天未及一月，聽流言而罪周王，破其家，滅其國。不旋踵而罪代王。湘王無罪，令其闔宮焚死。齊王無罪，降為庶人，拘囚京師。岷王削爵，流於漳州。至於二十五弟病不與藥，死即焚之，棄骸於江。嗚呼！彼姦臣者，其毒甚於虎狼。我父皇子孫幾何，能消幾日而盡害之至此，痛切於心。

豈意禍幾日興日盛，我守國奉藩，遵禮畏義，本無一毫之犯，又結搆惡少，復來屠我，動天下之兵，騷四方之眾，直欲必滅而後已。夫兵不祥之器，（原無「兵」字，據明朱當昝國朝典故本補。）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本為保生民，（原無「民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誅討姦惡，以報大讐。上荷天地祖宗神明冥加祐護，凡戰必勝，實非善用兵也。獨念兵甲不息，天下生靈塗炭，何日而已，為民父母，能不惕然而卹之哉？我之將士，日望寬恩，以遂其生，已嘗具奏，（原無「奏」字，據明朱當昝國朝典故本補。）冀回其好生之心（原無「其」字，據明朱當昝國朝典故本補。），以免無罪而死於白刃之下者，上不能允。豈期姦臣進兵不已，屢戰屢敗，生靈何辜，遭此荼毒，肝腦塗地，我雖戰勝，哀感之心，寧有已乎？邇者側聞諸姦惡已見竄逐，雖未伏鈇鉞之誅，然亦可以少謝天人之怒，於此可見審之明而斷之果，可以復太祖之讐，可以全骨肉之恩，可以保天下於幾危，可以措社稷於悠久，故聞之不勝踴躍。誠如是，則非特我之幸，實社稷之幸，天下之幸也。惟日夜冀休兵之旨而竟無所聞。且四方之兵，調弄不止，是蓋不能無疑焉。且以姦臣之竄逐，其罪惡蓋以瞭然明白，曲直之情，雖三尺之童，不待言而知之，是兵可解，冤可刷，而恩可推也。何故執持不改，外示竄逐姦惡之名，而中實主屠害宗藩之志。

往者自念無罪，而茅土見削，子孫不保，受屈萬世，寧俛首蒙恥，甘受芟夷，不顧宗廟子孫乎？見兵四集，心震膽掉，不知所為，左右彷徨，求貴死於旦夕，遂以兵自救。誠知以區區一隅之人，當天下之眾，鮮有不摧滅者，徒以須臾喘息，延緩歲月，冀或有迴旋之日也。身親行陣，於今三年，賴天地眷佑，父皇母后聖靈保佑予躬，戰勝攻克。每見鋒鏑之下，死亡者眾，痛傷於心，故恒戒將士曰：「天下軍民，皆父皇赤子，驅迫戰鬥，彼何罪焉？甚毋殺之。吾畏死所以救死，彼之畏死，其情蓋同。」由是降者悉釋之，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。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萬欲加戕滅，敗之於真定。既而李景隆兩動天下之兵，號百萬之眾，直來見殺。李景隆蓋趙括之流也，手握重兵，驕肆無謀，視我如囊中物，可採而有，曾無毫髮之警懼之意。夫戰，孔子所慎，而李景隆易之，白面小兒，豈足以當大事？惟解飲酒挾妓，酣呼歌舞而已。故首敗之於鄭村壩，繼敗之於白溝河，追奔至於濟南，百萬之眾，兩戰淪沒，可謂極矣！按：天下無必勝之兵，有不可敗之將，將非其人，兵雖眾，不足恃也。蓋方、黃惟務集兵，不知選將，故耿炳文以三十萬而敗於真定，李景隆以數十萬而敗於北平，繼而鄭村壩、白溝河兩戰而百萬淪沒，是誠小兒輩將兵，兵無紀律，安足以禦大敵耶？胡輕視為探囊取物而易之也，卒之一敗塗地。眾不足恃，信矣！

於此之時，冀或有開悟之萌，下責己之詔，引領南望，重增欷歔。未幾，盛庸以三十萬之眾復來見逼，庸本鄙夫，何足算也。夾河纒戰，一敗而釋。吳傑、平安以十萬繼進，略戰藁城，遂爾奔北，前後小大之戰，莫知其幾，然無一不敗之者，何也？蓋臣眾有必死之心，而無求生之望故也。

臣每戰勝，愈加憂畏，恐鵲蚌相持，漁人收利。竊惟姦惡已逐，左右必皆忠良之臣，識勝負之機，或慮及此，必開心見誠，懲難悔禍，以解兵燹，休軍息民，保全骨肉。因循至今，而德州之兵日集，是必欲加屠害而後已。臣忝居叔父，肺腑至親，何苦見困如此？今天下之兵，數戰已盡，復聞召募民間子弟為兵，驅此白徒，以冒死地。又況饋運供需，百費勞弊，倘此一戰不勝，則勢危矣。誠不忍至此，伏望回心易慮，啟春育之仁，隆親親之義，復諸王之爵，休息兵馬，銷鋒鏑為農器，以安天下之軍民，使各遂其生，其恩莫大也。我父皇在天之靈，亦安寧慰悅矣。如不允所言，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，則貽笑萬世矣。夫大廈之傾，豈一木所能獨支，鷓鴣扶搖，非一翼所能獨運，自古帝王建萬世之基者，莫不以惇睦九族，崇重藩屏之所致也。且棄覆道傍，尚或收之，而至親哀窮，寧無憐惻之者乎？故猶不敢自絕，披露腹心，獻書闕下，恭望下哀痛之詔，布曠蕩之恩，使得老守藩屏，效報朝廷，則基業有萬年之安，子孫亦享萬年之福矣。二帝三王大中至正之道，豈有加於此哉！冒瀆威嚴，幸垂矜察。

書至，允爇以示方孝孺，孝孺觀畢曰：「我欲弛其備而無由，是來正合機會。各處兵馬漸集，但云南路遠未至。其軍久駐大名，暑雨為沴，不戰自困。因調遼東軍馬以攻永平，德州軍馬以擾北平，根本受敵，彼必速歸援，（「彼必速歸援」，「必」原作「此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我軍迫躡，其破之在此一舉，事已垂成，機不可失。今遣人報之，往反之間，師已畢會。」允爇善其策，乃以大理少卿薛巖等齎詔至軍，陽言休兵。時方孝孺當草詔，（「時方孝孺當草詔」，「草」原作「筆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辭多不遜，允爇曰：「且婉其辭。」孝孺不從，曰：「不可以示弱。」見者謂孝孺曰：「若欲解兵燹，請更其辭。」孝孺喟然作色曰：「此豈淺丈夫所能知？」人遂無敢言者。又用小黃紙印間諜數千張付薛巖，令其至軍中散投於地，以搖惑我軍心。薛巖至半途，匿之不敢出。上讀詔，見辭語肆慢，笑語薛巖曰：「帝王之道，自有弘度，發號施令，（「發號施令」，「令」原作「行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昭大信於天下，豈可挾詐以祖宗基業為戲耶？」巖等俯伏惶恐。久之，上曰：「詔語如是，爾承命之言何如？」巖曰：「但欲殿下釋兵，來謝孝陵，則兵可息。」上曰：「宗藩覬危，禍難不已，社稷深憂，必執姦醜，獻俘太廟，以謝孝陵，我之願也。所典之兵，受之皇考，以為護衛，用備不虞，制度已定，難以更改，今欲釋兵，是以徒手待縛，此姦臣謬計，欲以欺人，雖三尺童子，不為所罔矣。」乃宴賞薛巖等，令其休息。上謂諸將曰：「吾觀薛巖等，言媚而視遠，此來覘我虛實，非求和，宜耀武以示之。」時各軍連營百餘里，戈甲旌旗，照耀原野，步騎參錯，隊伍整肅，或馳馬逐獵，或相與角力，人人意思安閑，鼓勇欲鬥。巖等見之懼，私相語曰：「前人來言，北軍疲敝且少，不足畏，今何若是之多！且人皆勇武，甚矣，人言不可信也。」巖等留數日，上遣其歸，謂之曰：「我皇考創業之基，誠為艱難，子孫承籍基業，當善保守。今群小造禍，以危社稷，樂為詭誕，誠為可憂。若果有意息兵，當推誠見報，罷各處軍馬，吾即斂眾歸國，永為藩輔，毋用虛辭，以見悔也。」薛巖等還，

方孝孺等問之，巖等備述上所言，且言上高明遠見，雅量豁達，坦懷接物，軍容整肅，上下一心，非用計所能間也。方孝孺等不然其言。

五月己丑朔。癸卯，賊軍竊發，以擾我餉道。上遣指揮武勝等上書：

閏三月二十四日，為息兵事，遣人上書闕下。蒙遣大理少卿薛巖等至軍見報，不敢稽留，即送其回，謹聽指麾。未能十日，而彰德、衛輝各處並德州軍馬邀我運糧官軍，殺死數百人，執指揮張彬等，此皆小人逞兇，不欲息兵，固欲結讐，以失信於天下。已嘗調兵追捕，後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一紙，促吳傑、平安領兵會合德州見逼。計使臣四月十六日離京，至二十日纔五日，又有會合軍馬之旨，遣使息兵，誠耶偽耶，豈行人之失辭耶，如此豈可憑信？張設機阱，以相掩陷，令人豈能相安，且欲令釋兵可乎，不可乎？德州、真定之兵朝散，我夕即斂師歸國。今兵勢四集，網羅方張，不能無畏，是兵決不可離，離則為人所禍，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。況欽奉父皇明訓，命節制北平、遼東、大寧、宣府軍馬，夫有所受，（原無「夫」字，據明天一閣抄本補。）豈可委捐？若果以社稷為重，宗藩為心，宣大信於天下，何暇計此芥然之兵哉？以此觀之，誠知以計見縻，決無息兵之理，必欲屠滅而後已。

思惟父皇創業艱難，子孫不保，於此之際，寧不寒心。今兵連禍結，天下頻年旱蝗，民不聊生。強凌弱，眾暴寡，餓民蠶聚，號嘯山林，相扇為盜，官府不能禁制，其勢滋蔓，勢有可畏。祖宗基業，將見危殆，所謂寒心者此也。抑未知慮至此否乎？夫天下神器也，得之甚難，而失之甚易。伏望戒謹於所易失，而持守於所難得，體上帝好生之德，全骨肉親親之義。我弟周王，久羈絕徼瘴癘之地，恐一旦憂鬱成疾，脫有不諱，則上拂父皇母后鍾愛之心，下負殘殺叔父之名，貽笑於萬萬載矣。昔漢文帝稱為賢君，尺布斗粟之謠，有損盛德，至今人得而議焉。誠願採擇所言，矜其懇切，早得息兵安民，以保宗祧，恩莫大焉。

允炆見書，頗有感動，方孝孺在傍力爭曰：「今軍馬四集，不數日必有捷報，毋聽其言。」遂執武勝繫獄。

六月戊子朔。辛酉，獲其諜者，言武勝等繫獄，上謂諸將曰：「我軍居此已三月，淹留顧望，以俟息兵之旨，今武勝既執，則其志不可轉，自古敵國往來，理無執使，但執使即為挑釁，其所為若此，是必欲見滅我矣。豈能匏繫於此，坐為人所制乎？彼軍萃德州，資糧所給，皆道徐、沛，調輕騎數千燒其糧船，則德州饋餉不給，眾必瓦解。縱有求戰之心，我嚴師待之，以逸擊勞，以飽擊饑，必勝之道，勝之而後求和，或冀能從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遂遣都指揮李遠等率騎兵六千，擾其餉道。上令遠軍皆易彼甲冑，（「上令遠軍皆易彼甲冑」，「彼」原作「被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使賊遙見不疑。又恐臨陣與賊相雜莫辨，令戰時各插柳枝一握於背以別之。遠等行，上戒之曰：「志在除盜安民，毋苦百姓。」

壬申，李遠等如上旨，至濟寧、谷亭、沙河、沛縣，賊見殊不覺為我軍，乃燒賊糧船數萬餘艘、糧數百萬石、軍資器械不可勝計，河水盡熱，魚鱉皆浮死，賊運糧軍士盡散，京師大震，德州糧餉遂難，賊勢稍不震。乙亥，遠等回軍。壬午，賊裨將袁宇領步軍三萬來邀襲我軍，遠等伏於林間，以數十騎誘之，賊眾來迫，伏兵突出擊之，賊軍大敗，斬首萬餘級，獲馬三千匹，袁宇僅以身免。

七月戊子朔。乙丑，擒殺彰德守兵千餘人。先是，賊將都督趙清守彰德，上遣數騎日往來城下，擾其樵採，賊來迫則引而去，城中苦乏薪，拆屋為炊。上曰：「賊窘迫，遙見人少，必來迫，吾必擒賊，使其閉門，賊不敢出。」乃伏兵於城傍山麓，仍遣數騎至城下以誘之，賊見果出眾來迫，我騎誘入伏內，伏起，遂擒殺其眾，賊奔入城，由是不敢復出。癸巳，破尾尖寨。初，賊軍與民雜守是寨，諸將恐梗我餉道，請攻之，上曰：「尾尖寨路險窄，惟一人可上，元末亂離，鄉民嘯聚其間，雖數百人，而數萬兵不能破，今攻之未易拔，徒傷士卒，且姑緩之，以弛其心，用計破之，不勞力矣。」至是，用得一人知蹊徑者為鄉道，命都指揮張禮引兵千餘。乘月黑之夕往攻之。是夜微雨，禮以兵屯寨下，選勇士十餘人潛登繞出寨後，執其守關者殺之，留一人引導，直抵寨門，舉砲，賊眾驚亂。禮大呼語寨中曰：「我先鋒也，大軍已駐寨下。爾等速降則生，不降大軍且至，即破關，欲降無及矣。」遂皆下寨來降。引見上，飭軍散歸原伍，民遣復業。

丙申，林縣守將率眾舉城來降。丁酉，上曰：「姦惡陽欲息兵，以延緩我師，德州消息無聞，賊必出兵擾我耕牧。」（「賊必出兵擾我耕牧」，「牧」原作「收」，據明天一閣抄本改。）乃遣都指揮劉江率騎兵千餘回北平，上戒江曰：「汝引兵渡滹沱河，由間道而行，廣張軍聲，多設間諜。若遇賊少，可擊則擊之，賊眾我寡，晝為疑兵，多引旌旗，相屬不絕，夜多火炬，使鉦鼓相應。賊必謂大軍回，懼而不進，汝急趨入北平。若賊來侵境，會守城軍共擊之。」江至北平，平安果以萬餘人至平村，離城五十里，剽掠人民。江出兵擊之，賊軍大敗，斬首數千級，俘獲千餘人，獲馬六百餘匹，平安以數騎走。

戊戌，方孝孺曰：「今河北之兵未解，德州餉道已絕，三軍乏食，有星散之勢，甚可憂也。前者佯言息兵，用牽制之，諸將發機太早，致使乖迕，蓋用計術不能成功。今為間書，潛遣人齎與世子，使內生嫌疑，必移師北歸，則德州餉道不阻，徐為進取，可以成功。」允炆善其言，命方孝孺為書，遣錦衣衛千戶張安等為間書齎至北平。太子見書怒曰：「治天下以孝為先，孝者天地之常經，人心之所不泯。今幼君滅天理，（「滅」原作「城」，據明朱當昉國朝典故本改。）喪彝倫，變更祖法，信任奸邪，戕害骨肉，敗壞基業，躬為不孝，而導人為之可乎？天地神明在上，豈可欺也。」遂囚張安，命儀副袁煥馳報軍前，上曰：「大公至正之道不為，而行此奸邪悖逆之謀，豈能久乎？悔禍解兵，在移轉之間，何用勞心至此極耶！」

壬寅，諜報大同賊將房昭，引兵入紫荆關，侵掠保定屬縣，悉驅人民上山結寨，民之強有力者，皆假以指揮千百戶之名，以威脅從，不從者被其戮。房昭據易州西水寨，在山西，四面極峻，惟一徑攀緣而上，房昭欲守此為持久計，以窺伺我北平，上曰：「保定，北平股肱郡，豈可不討？」遂回師。八月丁巳朔，師渡滹沱河。丁卯，駐師於完縣，諸山寨之民悉來歸，撫安復業。命都指揮孟善鎮守保定。丙子，諜報真定賊將遣都指揮韋亮領兵萬餘，運糧接應房昭，上語諸將曰：「賊倚西水寨為固，其中薪水不乏，所缺者糧耳，使其饋餉得濟，賊不可破。」遂率馬步精兵三萬邀之。次日，至寨口，韋諒督運已入寨，乃令軍圍之。命都指揮朱榮等將兵五千圍真定。九月丁亥朔。壬寅，上語諸將曰：「今圍寨急，真定聞之，必來援，賊喪敗之餘，其進不銳，我且以輕騎往定州，彼探知我去，必來，爾等候其至，即據險以待之，我回兵合勢擊之，無不敗者。敗賊援兵，寨兵勢孤，不攻自下，一舉而兩得。」時圍寨久，賊軍多南士，天漸寒，衣鞋不給。霜月之夜，上令軍士四面皆為吳歌，賊軍有潛下寨來降者，言曰：「眾聞歌慘悽，皆墮淚，有懷鄉之思，已無固守之志，咸欲來降，但為房昭等所制耳。」甲辰，上赴定州。

十月丙辰朔，賊援軍至，上率精騎五千宵行。明日，巳時，與圍寨兵合。賊將都指揮華英、鄭琦以馬步三萬餘列陣於蛾眉山山下。上縱兵擊之，令勇士卷旆登山，潛出賊後，大張旗幟。賊見驚駭，遂四散奔潰，我軍逐之，斬首萬餘級，墜崖而死者尤眾，獲馬千餘匹，擒都指揮華英、鄭琦、王恭，指揮詹忠等，惟房昭、韋諒遁去，後追殺千餘人，乃破其寨。丙寅，班師回北平。丙子，至涿州，大享將士。己卯，師回至北平。

十一月乙酉朔，北平都司都指揮張信、布政司右布政郭資、按察司副使墨麟等上表曰：

臣聞天生非常之君，必賦以非常之德，必受以非常之任，所以能平禍亂定天下於一，而安生民納之於仁壽之域也。昔者夏商之季，桀滔淫而成湯放之，紂沉湎而武王伐之，故易曰：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」夫征伐豈湯武所得已哉？所遇之時然耳。然湯武俱不失為聖人者，以其撥亂興治，措天下於衽席之安也。比者，幼主昏弱，狎昵小人，荒迷酒色。即位未幾，悉更太祖高皇帝成憲，拆壞後宮，燒燬太祖高皇帝、孝慈高皇后聖容，喪服未逾一月，即遣閹宦四出選擇美女。其所為不道，遂致姦惡擅權，扇殃逞禍，戕害宗親，圖危社稷，汨亂天下。殿下謹守藩封，小心寅畏，而幼主聽讒，興難構兵，四起圍逼。殿下不得已起兵，以救須臾之禍，祇奉祖訓，誅討姦宄，清君側之惡，保全親親，奠安宗社，冀其改悔，悛骨肉之義。豈期幼衝心志蠱惑，牢不可回，必欲加害於殿下然後已。殿下應之以仁義之師，不嗜殺人，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節制明而號令肅，故百戰百勝，此雖殿下神謀睿筭之所致，實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也。況殿下為太祖高皇帝、孝慈高皇后嫡子，太祖高皇帝常欲建立為儲貳，以承宗社之重。又況生而

神明，靈應圖讖，文武仁孝，德冠百王，天之所生以為社稷生靈主，正在於今日。臣聞之，聖人動惟厥時，不違天命，使湯武有其時而不為，則桀紂之暴益甚，而蒼生之禍曷已？是終違乎天命也。湯武豈忍視斯民之塗炭而不解其倒懸哉？臣等伏望殿下遵太祖之心，循湯武之義，履登宸極之尊，慰悅萬方之望，則社稷幸甚，天下幸甚，臣等不勝惓惓之至。

上覽表諭群臣曰：「我之舉兵，所以誅姦惡，保社稷，救患難，全骨肉，豈有他哉？夫天位惟艱，焉可必得，此事焉敢以聞。（「此」原作「必」，並缺下五字，據明朱當昉國朝典故本改、補。）待奸惡伏辜，吾行周公之事，以輔孺子，此吾之志。爾等自今其勿復言。」

丁亥，都督顧成與五軍總兵官丘福等復申前請，上不允。己丑，寧王上表懇請，上以書堅卻之。

壬辰，陞都指揮丘福、張信、劉才、鄭亨、李遠、張武、火真、陳圭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。李彬、王忠、陳賢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。徐忠、陳文為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。房寬為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。以後軍都督陳亨之子恭襲其父職。陞紀善金忠為右長史，其餘將校陞秩有差。癸巳，大享將士。己巳，上親為文祭陣亡將士及天下將士為姦惡驅之死於戰陣者。

庚戌，釋擒獲遼東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還本衛。先是，遼東賊將楊文等領軍來圍永平，以遊兵萬餘鈔掠薊州、遵化諸郡縣，所得人民無老少皆烹食之。民有年百一十歲，亦被其殺。又豎椿於地，銳其末，坐乳兒其上，入其穀道以為戲，其淫刑酷虐無比，百姓苦之。守將郭亮來報，命都指揮劉江領軍往援。劉江行，上戒之曰：「賊聞我軍至，必遁回山海，慎勿追之。爾至永平，留月餘，卻大張旗幟，整飭隊伍，聲言回北平，緩行一二程，復卷旗幟，按兵甲，夜趨入永平。賊謀知爾歸，必復來為寇，驕肆不戒，爾師擊之，賊眾必敗。」江至永平，賊果遁，如上所言。出而復按甲入城中，賊果來侵，掠昌黎縣。江出兵掩擊之，大敗賊兵，斬首數千級，獲馬六百餘匹，生擒王雄等。至是，釋其歸，上諭雄等曰：「姦臣濁亂朝綱，廢成法，屠我諸王昆弟，以危社稷，苦軍虐民，肆毒於我，我之舉兵，為誅賊臣，救禍難，保全骨肉，以安天下。每戰擒獲將士，思其皆我皇考舊人，為姦臣驅迫戰鬥，蓋出於不得已，實非其本心，念其皆有父母妻子，朝夕盼望，悉放遣之。故今亦釋爾等。歸語楊文，所敵者在予一人，百姓男女老弱嬰兒何罪，淫刑慘酷，使人痛心，不忍聞也。夫善惡報應，捷於影響，楊文不有人禍，將必有天殃。」於是雄等叩頭流涕曰：「楊文誠得罪於天，無所逃其責，臣等愚昧，為其所誘，罪宜萬死。今蒙殿下再生之恩，當隕首為報。」乃賜以資糧而遣之。

辛亥，韃靼可汗遣使來輸款。十二月乙卯朔，陞後軍都督府都督顧成為右都督。

丙寅，上率師南征，諭將士曰：「靖禍難者，必在於安生民，誅亂賊者，必先於行仁義，生民有弗安，仁義有弗舉，惡在其能靖禍難哉？今予眾之出，為誅姦惡，扶社稷，安生民而已。予每觀賊軍初至，輒肆殺掠，噍類無遺，心甚憫之。思天下之人，皆我皇考赤子，姦惡驅迫，使夫不得耕，婦不得織，日夜不息，而又恣其兇暴，非惟致毒於予，且復招怨於天下。今我有眾，明聽予言，當念百姓無罪，甚無擾之。苟有弗遵，一毫侵害良民者，殺無赦，其慎之。」壬午，大軍營於蠡縣，是日移營汧河。上召都督李遠語之曰：「今駐營於此，真定、德州必出遊兵偵我動靜，爾可領騎八百往哨，待其至擊之。」